

T 5238.07/46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0

拾壹拾貳

古文世編卷之十一

逍遙遊

莊周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駢拇

馬蹄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在宥

天地

秋水

至樂

知北遊

養生主

齊物論

莊子

古文世編卷之十一

古文世編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水逍遙遊

莊周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古文世編

卷之十一

一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坵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

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

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可呀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

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麋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
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
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
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呬而獨不聞之窆窆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

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臼似洼者
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諤者突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
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閒閒小知間
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竟交其覺也形
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
怒哀樂慮嘆變熟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茵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
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

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
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
治乎其邇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
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使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
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
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鼗音亦有辯乎
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為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而何朝三曰徂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徂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由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

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
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
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
况其近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
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
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
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
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
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恃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
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

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
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
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
腰疾偏死鮑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啣且
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徂以爲雌
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
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

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
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
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
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
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

人愚菀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
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
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必欲令其... 志與不味... 然昔昔... 派昔昔... 景曰善... 養生主... 莊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
 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况大軫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
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石師而驚曰是
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

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與曰天也非人也

莊周
人問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
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僂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
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
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
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蹠曲
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
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
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
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
謀雖固亦無辜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
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

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
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減饜無欲清
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
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
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
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九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蕩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

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

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
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
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
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
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噐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齒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于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害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

脇，挫鍼治繻，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
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莊周

曾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爲師而况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
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
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以物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
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
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春

羊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
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
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
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
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
以翬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
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
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
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
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
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
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
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
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
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肫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肫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

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

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莊周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養假於道也若此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
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
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
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
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斲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
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
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
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
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
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

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

有病子祀往而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頥隱於齊肩
高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
事踣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
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衰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
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
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于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拙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

疢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
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
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
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
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
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
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

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
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
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
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爲軹夫堯旣鯨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
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
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
造物者之不息我鯨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
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
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
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
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
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宋其為之者而不計也然而至此其命也夫
吾食若天無味野此無味薄天此豈公
曰吾思夫對亦至此其命也父母豈始
而鼓舉其精也子與人曰子之精精何姑
若哭楚琴曰父亦其亦天乎人乎亦不其

駢拇

莊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
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纒索故天下誘
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
連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犇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
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
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士不煩馬以養之縣而不煩為對物之計也
 盜取與由與長同為對物也余則乎能對其以
 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則
 對人之對而不自對其對者也適人之對而不
 而自矣夫不自其而自其不自其而自其不自其

馬蹄曰平無味其對不銷曰平無莊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
 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
 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
 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
 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
 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
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
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
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
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
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
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跽跂
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
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
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殘樸以爲噐工匠之臯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
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
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辜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
也

在宥

莊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
陽并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嚮卷儻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

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
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
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
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
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
心故賢者伏處泰山嵒崑之下而萬乘之君憂
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
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楮也仁義之不爲桎
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
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
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
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

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
 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
 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
 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
 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
 鴻蒙鴻蒙方將拊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
 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爵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
 仰視雲將曰吁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
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
將不得聞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
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徯徯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徯徯而民隨予所往朕也
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
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
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
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

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

三十一
三五三

古文世編
卷之八十一
五五
注周

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
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
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
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
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
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
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
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
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
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
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
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
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
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
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
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
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
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
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

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
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
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
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
怛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
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

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
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
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
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

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
事佻佻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
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

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
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
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
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閭蒧見季徹曰魯君謂
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旣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菟覬覬然驚曰菟
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
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

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
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
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
湯其名為槁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
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

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
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
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
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
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
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
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
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
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
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
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
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
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
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向人素無爲復朴
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
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
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

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
內共利之之爲悅其給之之爲安怙乎若嬰兒
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
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
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

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
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髭
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
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
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
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
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
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
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
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
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
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荊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
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
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

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
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
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
美惡有間矣其於六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
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
五臭熏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

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
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
睨睨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
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秋水

莊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
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

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
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
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
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
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
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

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
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
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
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

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
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麤也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
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

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
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
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
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
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
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

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徃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

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
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
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
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

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蚊曰吾以不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

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

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外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
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解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
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
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
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無南
無北釋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

及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
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
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
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
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莊周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宮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
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
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
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
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
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
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
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
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
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
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
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
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
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
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
髑髏髑髏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
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
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
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
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

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
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深矐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
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

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
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
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
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
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
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
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之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
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
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
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
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髑髏攬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
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
鬣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
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螯
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
狀若脫其名爲鳩撥鳩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
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奚比
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入又又人必欲其高也

平水

平身

平骨

其葉

其葉

其葉

其葉

知北遊

莊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
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
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
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
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
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
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
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措擊而知天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

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
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
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
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
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
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
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
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
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
終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
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
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
積散非積散也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神農隱几闔戶晝暝芻荷甘日中歿戶而入曰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
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

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
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
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
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
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
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
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
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
乎宇宙內不知乎事物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
乎太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

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音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抵擿

揣篇

權篇

謀篇

本經陰符之一

大道上

大道下

戰威第四

攻權第五

果谷子

尹文子

尉繚子

莊辛謂楚襄王

戰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蘇秦說趙肅侯

武靈王胡服

觸龍說太后

魯仲連不肯帝秦

魯君擇言

蘇秦說魏襄王

無忌諫攻韓王

蘇秦說韓宣惠王

蘇秦說燕文侯

郭隗對燕昭王

蘇代遺燕昭王

樂毅報燕惠王

燕王謝樂間

荆軻入秦

張儀說韓襄王

古文世編卷之十二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博選

鷓冠子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

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

伯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廝役五曰徒隸

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

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鉄在此孰能使營

言王始出也據前對營
舉不迫不張不主不備不迫情也而對對而
也貴者亦以富者亦以會者亦以計於不台事
英勢音音伯階德也朱開音出而博歐其音
著希 鷓冠子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端與運撓而無
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
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
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
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
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
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
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

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
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
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
憎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
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
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
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
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
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
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爲定情也

天則

鶡冠子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途淫辭
絕流語去無用杜絕朋黨之門嫉妬之人不得
著明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
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
可濫日不踰辰月宿其剡當名服事星守弗去
弦望晦朔終始相巡踰年累歲用不縵縵此天
之所柄以臨斗者也中參成位四氣爲政前張
後極左角右鉞九文循理以省宮衆小大畢舉

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
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鬲天之不違以不離一
天若離一反還爲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
璽相信如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
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
不可存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地道先貴載者人
道先貴事者酒保先貴食者待物口也領氣時
也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剗地而守之
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冤者得理勞
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
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
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
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
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
術數之士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
尊卑名號自君吏民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所
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攷之具不備故也
下之所遁上之所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

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
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差繆之間言
不可合平不中律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羸
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命而知其爲未使
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
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垂繆者其道不相得也
上紇下撫者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
從相及也筭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
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
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杠悉動
者其要在一也未見不得其譎而能除其疾也
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
謂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冥言易而
如言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
臣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未見人之所信於
物也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
不天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許
者天之道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故

法者曲制官備主用也舉善不以宵宵拾過不以冥冥決此法之所貴也

環流

鵬冠子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

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
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
也生成在已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
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
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
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
不足以言功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
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
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
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
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
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
挈已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
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
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
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
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

亡命日乖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踳然其爲分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醎甘苦之相反然其爲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刺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也積往生跛工以爲師積毒成藥工以爲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也貴每生也工以爲相餘毒如藥工以爲醫美
 快順不知毒氣姑時休時害也醉姑時如醉
 害人者難之不識知之害人者難之去夫却不
 醉者無不醉之醉者立之醉者處之醉者處之
 爲者不可一也味一之不取一也姑貴或空之
 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真善一也然明其微以
 助親之醉者吉凶之醉者如想習者萬舉而一失
 國者吉其計凶者又此姑同之醉一與之醉也

學問

鵠冠子

龐子問鵠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
 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鵠冠子曰始於
 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
 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鵠冠子曰
 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
 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
 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鵠冠子曰道德者操行
 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

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
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
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知賢
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
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
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
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拊不知所之彼心爲主
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
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

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蓄者也所
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
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
此六者卦世得失途順之經龐子再拜曰有問
戒哉雖毋如是其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
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
賤生於無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
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
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

壽義則自况

國之於民猶天之於地也夫無一壺千金貴類無常報
而師也主氣之何若謂民子曰不與也故佛器
亦若與我較其其林也對佛學瘦弱也天下至
此六者挂世野夫也則之登飄于再拜曰吾聞
春之食藤谷也而歸計者無一管者世望入以
謂之武同校者世而歸者同惡者世而歸者
曰則歸者不外者世而歸者樂者無者世也

天權

鷓冠子

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
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獨化終始隨能
序致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浮懸天地之
明委命相鬲謂之時通而鬲謂之道連萬物領
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無不容也知
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安也知道故無不
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
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

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
不見隔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
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
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
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
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
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
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
然道而當故一納蟠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

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
周平弗見之謂蔽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
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焉故奠務行
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
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
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
成無爲得無來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
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
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

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
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之惑也惑故疾
視愈亂博而無方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
慮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
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
不舉招搖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
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
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
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

能天

鵬冠子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
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
絞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
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
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然獨
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卽次度十五而用
事量往來而廢興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
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

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
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
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
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
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
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
鬼神奚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
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
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
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
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者
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
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
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
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
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
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
能爲之王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

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
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
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巒堙谿橐木降風是也
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
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
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
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
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
於物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諛辭者革物者
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
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
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
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後能定人一在
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
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
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
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
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

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
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
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
之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
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
此先知而捷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
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
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明入產業曰捷而內合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
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
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因與之樂難因以其以而為最為大難
 留而兼之皆命自不自變而唯之皆於去之
 主部不台于獨不難封而又之內自醫而公太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
 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
 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峭也峭者成大隙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
 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
 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
 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此
 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

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巖罅聖人見萌芽巖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巖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裨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科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

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夫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信而後其言也
主事者委之禁也此其辭也論言與文章而必論
精氣結鑄融融融融然不味味寄何以主事矣
師全也最難為也曰辭辭是難守信言必執其
大本也而端之末也常以事他人入莫矣夫事
之難望皆之難非辭辭則國無所索之也其難之
以而皆以也其以而相其難也也姑舉其末五

權篇

鬼谷子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
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
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
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
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
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
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
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曰參
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
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
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
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
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
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
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
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
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
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
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
曰病者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
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
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
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

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然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鬼谷子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語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

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水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

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者學而
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
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
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可知者謀者
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
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
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知者事難以此
觀之亡不可以爲有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
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
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
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
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
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
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限下與嫌... 而... 聖人之... 姑... 所以... 效...

本經陰符之一

鬼谷子

實意法騰蛇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疑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為

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
 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
 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
 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
 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
 無方而神宿矣

實意去類此實意者房之動也心於安靜意於
 本盤創發之一
 果谷子

大道上

尹文子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
 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
 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
 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
 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
 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
 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
 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

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
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
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
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
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
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
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
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
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
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
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
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
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
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
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
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
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
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

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

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

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
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凡天下萬理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
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
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
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
則是非焉在哉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
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
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
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
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
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

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
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舜之
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
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
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
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
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
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

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
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
者有施與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
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
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
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
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
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
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

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饑寒省其病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大焉

戰威

尉繚子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
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
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
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
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
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
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
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

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死易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

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

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旺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戰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鬪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舍府所謂上

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困

此明雖入而不困

燕師對食軍壘久而師舍營於必以兵同之攻
其蓋寒不重示創必不也軍井知師對於軍舍
入視貴人專師日失權勢之視師必去也暑不
師對師又曰天律不成此師此師不放入味聖
師即去審令不小整而事古貴心養後不歸師
燕下敵患無所效曰舉實出指不轉日而事

攻權

尉繚子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
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
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
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
兵無足與鬪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
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

挑戰者無全氣鬪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

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
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
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
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
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
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
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
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笞
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
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取五穀未收財用未歛
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
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
此之謂矣

其辭而楚之去曰豈出豈入猶不楚氏而楚之
 頃雖百資無資矣夫楚之空盡而資盡未幾因
 雖百人無人矣夫六畜未死正嫌未郊則未殺

莊辛謂楚襄王

戰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
 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
 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
 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
 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成陽於是使
 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

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
臣聞鄙語曰見鬼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
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
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
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

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
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鱗鯉仰嚼陵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
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
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
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
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而外之為則與我其之世不知大...
稷王聞之莫可變計良賢難料故長以時莊

汗明見春申君 戰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
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
先生大息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
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
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
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
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

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溘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戰國策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淇丘夜加

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市狺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

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
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
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方三千
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爲秦所
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
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
大王不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
欲以伐秦

蘇秦說趙肅侯

王與秦盟秦必戰國策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
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
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
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
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

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

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

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上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

前有臺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
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
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
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
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
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
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
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
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
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宥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
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以害山東矣故北阻震澤之東矣
 外之六國與魏以實秦俱秦甲必不郊出函谷
 魏朝以公之請齊有不收除首以在國之與共
 韓軍宜兩發軍左關駭軍而右齊武亦兩燕出
 關齊武情或韓發齊出魏朝以公之秦江以
 燕出魏朝以公之秦江以燕出軍左
 發齊其餘韓中姓阜駭密其後故武向武朝
 出險朝而武之故武向武朝中武向武朝

武靈王胡服

戰國策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
 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
 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
 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
 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
 通有補民益王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
 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
 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

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
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
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累殆無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
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
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
未可知也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遂胡服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
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故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
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
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迤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

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湖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
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
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
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
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
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
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
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

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
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
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
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
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
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
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

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

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

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虛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觸讐說太后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
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
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
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
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
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
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
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魯仲連不肯帝秦

戰國策

魯仲連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
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
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
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
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
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
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

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
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
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
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
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
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
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
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
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
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
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

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

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十太罕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
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
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
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劔而死故不入於鄒鄒魯之臣生
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
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
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
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
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
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

左江而右湖以臨仿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蘇秦說魏襄王

戰國策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荻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

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
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
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
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
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
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執以內劫其主以
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
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
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
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信秦則除武大王之臨臨之
 壹意傾心無斷秦之患始始身鼓王封百效
 料秦之向大王婚誦舞百六國必勝專公丹大
 奈何事釐不外料用奈時前慮不安必有大患
 末信此願大王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黃夏
 公案而如林門收外蠶秦之姓以內陸其主以
 以此以來中交俞如一律之世而不顧其分如
 言事秦皆皆入非忠臣也夫誠入百信其生

無不諫攻韓

戰國策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
 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
 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
 若此而又况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
 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
 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

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境津而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

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襜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襜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

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蘇秦說韓宣惠王

戰國策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
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
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
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

弩帶利劍一人當日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
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
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
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逾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
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
大王羞之

天下矣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謹計之
 軍事未必不可宜陽成事今茲功之明者也
 大割地與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攻之而
 後禍且大王之地不盡而秦之求無也以有
 之地而遂無也夫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大王蓋之
 大王之習於盟轉之兵而存半多之各日
 大王之習於盟轉之兵而存半多之各日

蘇秦說燕文侯 國必無患矣 戰國策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
 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
 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

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郭隗對燕昭王

戰國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

古世緒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三五
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

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伏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

不下者唯獨莒卽墨齊製其宮室宗廟齊之
 合藉以齊齊兵相閱王出表於其燕以
 齊彈輝於長多以樂齊燕土泚軍與秦楚三晉
 生與百哉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富士平樂
 而自齊至懷辛自鼓士爭秦燕燕王甲衣問
 姑於長即王燕則樂宮而相之樂齊自駿封
 武齊則故則且見專武賀於則昔平皆遠千里
 長不貽其平千里燕之至皆三合王婚於姪士
 民主燕乎天下必以王為說市無無今至武亦

蘇代遺燕昭王秦王曰燕故如戰國策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
 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
 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
 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不加信於王而
 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
 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
 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

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越王句
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
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
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
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
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

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執爲之
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
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
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
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
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

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
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
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
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
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
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
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

樂毅報燕惠王

戰國策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
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
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
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
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
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
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

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

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
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
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
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
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
施及胡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乎闔閭

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
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
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
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
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
潔其名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

設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

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異

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也寧於故國爾柳下惠
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
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
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
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
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
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
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
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而外之為期刻者與我之勢也
 東王聞之然色變而良醫遂與公以持狂
 受命乎秦王與國塞之內而對曰乎國塞之快
 之中而不以天子國家為事而不賦夫難對也
 財桂鄉之粟而輝之故之金與之蠅與乎軍
 因是以此代為成官為軍外漏刻故與毒刻故

荆軻入秦

戰國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
 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
 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
 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
 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
 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
 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
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
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
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
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
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
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
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

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
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
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
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
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
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

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

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

北臨趙王剪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大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
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
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

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
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旣至秦持千金之資
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迨
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
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搤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

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大子也左右旣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卒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必得約契以報天子也左右使前使荆楚
 曰收民父也而說以首事臣及當坐者各存
 而賜其無且黃金三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
 實從荆也於是秦人怒楚益發兵請趙王
 以說趙秦皇帝為其外不中而取喜太子
 天下其必併韓齊高漸離以擊始皇皇帝而
 致其死之正趙而卒趙燕國而實燕王喜秦

張儀說韓襄王

戰國策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
 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傲亭鄆塞見卒
 不過三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虎賁之士跣跣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
 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
 勝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

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

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逾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執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